



欧阳

最近总是想到“西西弗斯神话”，也许它并不是神话，而是一种宿命，人和物，甚至我们的星球，看起来大约应该都是如此。

回过头来，看那些具体，然而非物化的精神领域，人类看似节节攀升的智慧挖掘一派很有成效的样子，可是在表面的科技，或者说工具进步之外，下一代从看图识字开始的族类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，依旧会用幼稚但却以为是科学发现那样的眼光看着“油腻”的中年人，道德的进步、退步不好说，但原地打转应该是常态，一些人甚至会念叨后退到从前，以为可以找到答案。

而关于感情，关于心理，那些“智慧理性”所控制不到的地方，更是来回漂移在数千年的代际之间……

走神了，提起这些没边儿的思绪，是因为母与子的情感漂移涌上了心头。

前几天，有朋友说起老梦见故去父亲的事，听着我觉得有一种淡淡的暗喻情绪。我近于唯理性主义，希望朋友没给自己太多的暗示。话是这么说，其实真发生自己身上，哪里是那么容易放得下的，这几日就总想到娘亲，想到年逾八旬的妈妈没有什么器官性疾患，坚信还有二十年的时光陪伴她。然而，理性告诉我，这实际上是自我的自我暗示，这里面漫溢的，是母与子的情感思绪，也触及源于我自己的情感旅程和情绪漂移。

就像老话说的：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母行千里儿不愁。十几岁就离家的我总是被母亲记挂在日常生活中，而我却有很多好奇于外面的世界。

现在梳理起来，最初电话不便的信笺年月我写信就很少，三五月一封，工作以后通信更少，基本是自己很好无需挂念之类，几乎没有问询父母生活、健康等方面的文字。那时候年轻，父母也年轻，我想不到这类问题该算是正常吧，问题是，尽管因为工作关系，不好旅游的我每年都有机会回到西昌看望双亲，但总是没有时间呆在家里，往往是要离开的时日才有父(母)子之间的细致对话——也如陈词滥调，对我是注意身体好好工作云云，而我则是不太耐心的“放心”允诺，话语仍旧缺少对爸爸妈妈的关爱和问候。

这样的时光持续了很多年，直到有一年回家，娘说老爹病危了一回，本来要叫我回的，爹不同意，好在他转危为安，生活才又步入正轨。只是这次以后我发现妈妈变老了，随后在家的十多天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出门，去介入同学朋友的无序吃饭喝酒活动，而是一直呆在家里，和娘一起看无聊的电视，陪她逛街买菜，本来还准备动手做饭之类的家务，可配套的东西不熟悉，一问，结果老业务自然就回到母亲的手里，这样也许是不坏的选择，我想。但内心里留驻下了过往没有的情愫：妈妈健康挺立的形象消失了……

回到北京后，我渐渐培养起给母亲打电话的习惯，每次都少不了身体、生活的活话，妈妈虽然也会问及我和她孙子的情况，但关于她和父亲却一概总是没事的回答——话也很少，就如我当初一样，也没有什么新词儿。之后是母亲因为血检几乎晕倒和家父的再次病危，幸运的是爹娘经治疗后又回到了常态。这次我表达了内心的担忧，希望两个老人坚持锻炼活动，以让缓慢的老年性病变进一步延迟。可父母对我的担忧都不大当事儿，用娘的话说就是：“人活太大岁数了不好。”叫我别担心，只管好好照顾好自己就是。

我明白娘的意思，她不想给我们增加负担，可能诺也有这样的传统，所以才看淡生死。

可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，但似乎也找不到宽解的良方。现在，内心里时时闪现的唯有一个期许了：我儿子她孙子已经独立在外，并且有了自己对世界、生活的判断，我希望自己退休以后能陪伴在父母的身边，能在他们身边增岁，看着他们衰老。

但我没有说，我相信，或者我认真地暗示自己：这事绝对没有问题。

假使北京人快四十年了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情感情绪就发生了漂移，现在是我被看不见的丝丝思绪萦绕，曾经不知愁绪的少年、没心没肺的青年再也没有了踪影——

我等，等着和那些看着我成长的山，相伴他们时光岁月的水一起，陪伴着他们。



陋室观夏

# 父子一场，雪一场

葛亚夫

在冬天，时光也怕冷吧？也就迷瞪一会儿，身体还没舒展开，天就黑了。

那时，生活也像时光般清贫，三餐都经常爽约，更别提娱乐了。天一黑，我就被父亲赶上床。起初，他还讲些故事，但很快他就睡着了。我饥肠咕噜，辗转反侧，眼巴巴地向窗外看。

“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人饥志短，这句民谚，我只记住了后半句。雪没盼到，我就枕着梦里的馒头睡去。半夜被惊醒，才发现是尿憋的！我跑到门口，冲着雪地一通“扫射”，又匆忙钻回被窝，期望重温旧梦——把没吃完的馒头吃完。

太冷了，太饿了，面对一场雪，我从没想过映雪读书，只想着梦里梦外的馒头。

我不算是好学生，贪嘴，贪玩，学习三心二意。父亲对我的期望，也一直徘徊在零度左右。有一次，因恶作剧，班主任骂我烂泥扶不上墙，无可

救药。我辩驳，烂泥也是你教的，你就会骂人……老师恼羞成怒，要打我。我跑为上策，潇洒地扬长而去。

寒风肆虐，雪花猖獗。一场风雪，经过荒野般经过我，我瑟缩着住家走。我知道，阴暗处是泥土，明亮处是水洼，但还是忍不住向明亮的水洼里走。父亲竟没打骂我，只是问：想不想上了？我嗫嚅道：想。父亲让我换双干棉鞋，便带我去找班主任。

班主任不在家。雪很大，也不知是否回来？父亲看看天，看看我，站门口等吧！等到回来为止。

北风似刀，雪花如镰，我们成了靶子。

我抱膝蹲下，才发现，父亲穿的是我换下的那双湿鞋！那晚，我出奇地安静，只记得，班主任回来时，我和父亲都成了雪人。

这是我和父亲的“程门立雪”。以后，我再没让父亲失望过，只是他的脚再没湿热过。

毕业后，我留在南方。那年，罕见地下了场大雪。女友来了雅兴，要到梅花山采雪，学妙玉煮雪烹茶。她的“体己茶”，也只体谅自己。积雪厚，加上路滑，公

车都禁行了，女友就拿我代步——起初扶着，后来背着。走不快，走不稳。

父亲的电话也来凑“热闹”。电视里，他获悉这边雪大，房子都压塌了，担心我，让我别乱跑……我说没事，匆忙挂了电话。女友随即缴了我的电话，命我全速前进。我们玩到很晚，也很累，回去就睡了。第二天一开机，是一堆未接电话——都是父亲的。

我忙打过去，父亲睡了，母亲接的电话。她数落我，昨天怎么不接父亲的电话？

我才知道，由于关了手机，父亲放心不下，竟站在门口，一夜都没睡。

小雪时节，雪花如约而至，回家给父母送棉衣。父亲坐在门旁，眯着眼睛。雪花凌乱，时光如同黑白电视……我给他拍打身上的雪，可头上那层雪，怎么也拍打不掉，父亲笑：你这个近视眼！这是白头发了，哪是雪！心里一寒。我曾以为只是冬日苦短，没曾想，对于父亲，人生也一样苦短。

父子一场，雪一场。时光里，父亲也是儿子的一场雪，覆盖着浮生，温暖着今世。



于志学《塞外风光》局部

络因供图

\*\*\*\*\*

## 去摘一朵云

何晓

从空中摘下一朵云，极其轻柔，生怕弄皱了云彩的每一个边角，捧在手心，看它纱帐般的轻盈，若有若无般的缥缈……

小时候，我在故乡，总想摘下那朵云，那朵飘在房屋上空的云。夏天的云朵姿态最多，瓦蓝的天空中一道道清晰笔直的尾迹云，将朵朵云彩分为不同的阵营。那些云朵各不相让，争着斗着变着样子，这边刚才还静若处子，眨眼之间，已经毫无拘束般的驰骋奔腾，那边的云朵连绵不断，早已遮盖住了半边天空。傍晚时空，炊烟努力地靠近云朵。我知道，其实那不是炊烟，那是落地的云朵，只不过里面藏满了人间的烟火。

上学后，我在书中，也想摘下那朵云，那朵飘在深山处、大江边的云。白帝江陵、青海孤城、寒山寺北、黄河远上，云朵纯洁高远，生于纸上，流于书间，在文字中有力地跳动。那无数场景因为有了云的存在，更富韵味。那朵朵花开般的云彩给了名篇佳作长青的生命，更给了记忆一种永恒的灵动。

工作后，我在城市，也想摘下那朵云，那朵飘在城市上空的云。每天忙于工作，疲于奔波，走在下班的路路上，依然华灯初上，无意间陷入了没有时间休息的循环之中。终于一天，我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，什么也不做，什么也不去想，放松心情。才发现云飘带着草香，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才对，盲目的忙碌没有带给生活半分的惊喜。确实，无论工作生活多么繁忙，都要留一份“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”的雅致在心上。

去摘一朵云，将它从空中摘下来，可以藏在心中，可以夹在书间，还可以种在客厅的花盆里。用心浇水，静观它的绽放与凋谢，仔细欣赏，体会它带给生活的种种意义。

## 表妹的蜗居

夏爱华

表妹来自乡间。独自在城市打拼的她，租了一套房子。房子很小，一室一厅。老房子，所有的生活设施都旧了。表妹打算换新的。我劝她不要换，说，租来的房子，凑和过吧！表妹则认真地说，房子是租来的，人生却是自己的。

过厅的灯，破旧，磨旧，丑陋不堪。表妹买了一盏漂亮的灯，换下了旧灯。新灯时尚大方，五彩的灯罩上，还围绕着一圈漂亮的小彩灯，一闪一闪，动感十足。一打开灯，不仅立刻迎来一片光明，而且还能立刻欣赏到灯的美丽造型，赏心悦目，美不胜收。

表妹喜烹饪，好菜，靓汤都有一手。她的厨具名目繁多，各有用途，还专门买了绘有美丽花纹的调料盒，把盐、鸡精、姜粉、五香粉等门别类地放进去。我说，至于吗？不过一个调料盒嘛！她则笑着说，想想看，菜炒好的时候，你打开这个美丽的调料盒，往菜里放调料时，心情何等美好啊！

表妹专门买了一架不锈钢折叠式衣架，方便自己登高更换灯泡。她说，生活中，求人不如求己。

热爱生活的表妹，有了这架家用梯，绘画才能也有了尽情展示的空间。客厅的电视背景墙一片空白，她登上梯子，亲手画了一幅花鸟图。春暖花开，青草萌生。沙发背后，那一整面雪白的墙壁，变成了她精心绘制的寒梅图。餐厅区的墙面，则是一幅菊花图。门厅的墙面，入眼的是荷塘月色图；皎洁的月光下，红莲盛放，白莲含苞，荷叶碧绿，清波荡漾，真是美不胜收。我不禁夸奖她：蜗居虽小，却是四季分明。

卧室里，一面墙的衣柜，我觉得很好，方便挂衣服。但表妹却不这么认为，于是动手把它改装成了大型书架。一层一层，摆满了她带来的书。她说，知识带给我前行的力量，书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有书相伴，我的家，便是世上最美的地方。为了方便看书，她还专门买来了躺椅。

阳光下，表妹置身躺椅中，手中有书翻阅，身边有茶相伴。窗台上，两盆新买来的水仙正在静静地开放。满室花香，淡雅悠逸。

表妹让我明白了，原来，租来的房子也是家。蜗居雅致而温馨，自然成了我时常造访的地方。花香弥漫，更兼一室书香，愉悦心灵。同时还有表妹亲手烹煮的鲜藕排骨汤，美味可口，更可滋养肠胃，这对不擅烹饪的我，很有吸引力，更因为我的家，藏书远没有表妹的多，所以，表妹的家，令人流连忘返。虽然是租来的房子，面积不大，但却处处弥漫着浓浓的家的气息，家的味道。



哦、嗯、这样啊、是吗、挺好的、不错——当这几个词连续出现时，所表达的意思就是：你能不能别说话了！ 赵春青 画

## 古城布店

的话，那些拿不定主意的妇女神色从容了起来，转过头询问下孩子的意见，再征求一下老人的建议，便很快作出决定。

当她们提出要买某一种布的时候，老张却不着急，笑眯眯地问：“定了？”得到肯定回答之后，才从货架上用力抽出布匹，平放在柜台上一下一下展开。然后，用那尺子一尺一尺地丈量，量好后再让出一寸并浅浅地划出一道，剪刀在标记处轻轻剪出裂缝，双手揪住裂缝的两端，稍一用力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响声清脆，似乎连空气也被撕裂出一个大大的口子。多年之后，当我读到白居易《琵琶行》里“四弦一声如裂帛”时，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老张鼓起两腮奋力扯布的情景。

响声终止时，布已被齐刷刷地扯下来。这时，老张的笑容依旧慈和，大人孩子也是喜气洋洋，尤其是孩子，似乎新衣裳已经穿在身上，可向小伙伴炫耀一

样。把布整齐叠好交给对方，接过几卷揉得皱皱的毛票，然后是带着乡情意味的喜悦和满足，冲着即将出门而去的背影响亮地喊一声：“您慢走，再来啊！”

后来，古城新开了几家卖成衣和童装的店铺，那些服装图案新颖别致，色彩缤纷艳丽，款式活泼大方，深受追求时髦的年轻人宠爱，他们一听到成衣店进了新品，便蜂拥而至，趋之若鹜，再后来，连中老年人们也被吸引了过去。慢慢地，来布店的人少了，生意日渐冷落。人们经常看见老张一个人坐在布店高高的台阶上，白发苍颜，神情寂寥，双手捧着一只青花瓷大杯，慢慢地品咂，也许老张品的不是茶，而是岁月和人生。

20年后我重返古城。我漫无目的地在古城的街道上走着，远远地看见布店熟悉的招牌，只是那曾经鲜红喜庆的“布”字已经黯淡无光，生了锈一般，而那白布也落满岁月的风尘，似兀自在寒风中抖索着……

## 乡村帮工

乡村帮工，也会体现被帮人家的人缘。人缘好的人家，遇到大事，主动前来帮工的人多，与村人常有吵闹，留下积怨的人家，遇到大事，前来帮工的人就寥寥无几，这对相应的人家也是一次极好的检讨，检讨自家平日对村人的错误行径，力争改过。

乡村帮工通常并不需要平等互换，完全出于自愿。一种情况是，反正自己这两天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做，在家闲着是闲着，再去你家多帮一两天，一来落得个人情，二来有吃有喝，有好的饭菜招待，主家还会赏给男帮工一盒香烟，出力出汗也快乐。

另一种情况，是针对困难户，如赶上农事大忙时节，有人家男主人或女主人生病住院，那家赶季节的农事远远落于村里其他人人家。这时，总有几个热心的村人主动提镰刀挑谷筐，去帮着收割或挑谷，完全不计报酬，连供给伙食也免了。有一年4月农忙，我父亲突然生病卧床不起，家人即要照顾病人，又要赶插早稻。最大的困难是，家里那几亩稻田没有男人耕耙。还真多亏了村上的章元伯，他是在赶种自家早稻的同时，抽出时间，帮我家把那几亩稻田一一耕耙了。后来父亲病好了，总见他和我母亲一起，有时还领着我给村里别的困难户做帮工，记忆里，我为村上一户生病的大婶家赶过“双抢”，还为一位儿女都在外地工作的婆婆砍过柴……

可惜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奔向外面打工，以往需要帮工的地方正逐年减少，甚至消失；盖房子也有了专业的建筑队，大工小工都由建筑队付工资，听说工资付少了，人家还不乐意干；大工多少钱一天，小工多少钱一天，明码标价，成为乡村建房中需要花钱的雇工。

更为甚者，如今种种地也出现了花钱雇工，雇人

插秧、割稻、摘棉花、采茶叶……更有那快捷、便利、高效率的农业机械出现，将昔日的农事帮工击落得无缝可寻。

好在一些红白喜事里还隐约可见帮工的身影，无论离家远的、近的，只要告之村里有大的红白喜事要上场了，他们都慷慨地“请假”在第一时间奔回村里。其实等待他们帮工的，好像只限于接客、陪客喝茶、扫扫地、打打花炮，并无多少工要帮。昔日那需要动用大量人力搬桌椅、置办菜肴、冲洗厨具碗筷等烦琐酒宴程序，也已经被乡村出现的付费红白喜事“一条龙”服务队承担。

我在近日的一次乡村酒席上，就听邻桌一位从外地赶来的男青年调侃说：“我是赶来帮忙吃饭的……”这已经不难理解了。

想着这些时序中的画影，我突然莫名地惆怅起来。昔日的帮工并不完全是纯粹的出工出力，还有联络人与人之间感情、建构乡里和谐环境的功效，然而，她是不是真要从乡村彻底消失了呢？如今农村凡事都兴着花钱雇工，看着体面、方便，其实是淡化了村民们之间那种浓浓的互助乡情啊！



### 吹笛的女孩

何铜陵

清瘦的竹笛  
吻在江南的红唇上  
吹着老电影的插曲  
雕花的窗棂下  
萧瑟的墙梅  
仍然斜峭  
烟雨水乡  
洒了一幅写意小品  
初春的心事  
随珠帘慢慢卷起  
静候月亮敲门

